**說夢**

**陳東榮**



"Flamming June" by English Classicist Painter and Sculptor, 1830-1896  
This is a public domain photo from  the [Wikimedia Commons](http://commons.wikimedia.org/wiki/Main_Page).see reference-1.

         我是一個常常做夢的人。我說的夢, 不是大家欽佩的偉大人物, 為未來, 為人類, 有遠見, 有抱負的那種夢 。我的夢, 只是一個平常人, 上床睡覺, 做的夢。

          昨夜我做了至少三個夢, 零零碎碎的, 就像一本被撕碎的故事書。 但在隻紙片語中, 也可以讀到一些對我個人來說, 很有意思的情節, 其中一節令我感觸心傷。

         我夢見在屏東市郊外歸來的家中, 己過世的祖母, 父親, 跟我們, 包括母親, 文弟, 坤弟, 吉弟, 琴妹, 芳枝, 淑珠, 淑君, 我及芬芬, 都聚在我們那鄉下三合院的大前庭中。 大家有的在縫衣; 有的在檢菜; 有的在掃地; 有的在玩球。有說有笑地過著一如往常, 快樂, 大家團圓的日子。這就像以前我們兄弟姊妹, 從美國, 日本一起回去探親, 大家相聚的時候一樣。無所事事的我, 也在進進出出地, 不知道在忙什麼?

         我家的廚房, 就在農舍的最右邊。 從前庭經過廚房, 也可以走到後面的菜園。 緊靠著廚房的就是一座我早年公共衛生實習時, 設計建造的濾水塔。 水塔下前方, 就是洗菜, 洗衣的地方。 以前的人, 生活簡單, 在這塔前, 上面就吊著一個孤孤單單, 只有一個六十燭光的電燈泡。 這時, 我經過這兒, 忽然發現, 這個電燈還在亮著。 我心想, 白天裏, 還亮著燈, 真是浪費。 台灣的電費這麼貴, 父親下個月又要多付一筆冤枉錢了。 我心想, 我們兄弟都不匯錢回家, 父親的養老本, 不知夠不夠用? 但是我心中一想, 父親不是過世了嗎? 這時我也注意到, 在大庭院中的祖母, 父親都是比較年青時的樣子, 心中一震, 我一定是在做夢 !! 我覺得很興奮, 做夢真好, 可以讓時光倒流, 可以與己逝去的親人, 重溫團圓的快樂。 我很激動地跑回到前庭, 看到祖母, 父親與大家仍然在那邊快快樂樂地在一起。 看到我, 吉弟還捧著一個像木瓜大的芭樂給我, 這顆大芭樂上面, 破破爛 爛的, 我說把它丟掉吧 ! 這時文弟, 芳枝也圍了上來, 我告訴他們說, 我們都在做夢。 文弟說, “不錯, 我們在做夢 !! “ 他還說, “ 既然我們同時橫跨著兩個時界,  假如以我們是活在這個時刻來說, 那我們則己經知道將來的事。 那就是祖母, 父親會先過世。 而我們的母親, 將來會來美國與琴妹同住。”  這種預知未來的感覺, 是多麼神奇!! 我說, “ 文弟, 你真聰明。”  回轉頭, 我很急地叫芬芬拿相機來, 把這場面照下來。 平常最喜歡照相, 相機不離身的她, 急急地跑進房間去拿她的相機了。 我望著她, 就在心急如火, 心跳急促之中, 我忽然張開眼睛, 看到臥室前面的窗簾已被冬日的陽光, 染得雪白耀眼了。 原來, 又做了一場夢中有夢的夢!

我喜歡做夢, 夢讓我得到真實人生中得不到的東西。 比如與逝去的親人, 能夠重新團圓相聚 ; 還有機會跟他們懺悔, 說我一直想說, 但他們在生時, 我一直沒有機會, 沒有勇氣說或做的事。 也可以在夢中, 跟那些以前離我而去的女友, 再度相見, 重拾舊日的快樂時光;  有機會向她們說說我的怨言。夢有時也送我到遙遠的地方, 去遊覽, 去探險; 有時還會發現到一大箱的各種古代金幣。但有時候, 做的夢是被壞人追蹤, 威脅, 跑得跑不動, 氣喘如牛的夢….. 我還常常做同一種情景的夢, 就是跑幾步, 鷩著氣, 我就可以在空中自由飛翔。  小學時, 大概看到書本上, 西藏拉薩布達拉宮的照片, 我曾夢到, 自已是一個背著行囊的流浪者, 孤獨地躑躅在布達拉宮前, 往復迴旋, 重重疊疊的台階道上。 也曾根據夢中的情境, 做了一首關於威尼斯的新詩, 描述那種陰暗, 潮濕, 失去昔日繁華的灰色心情。 後來第一次身歷其境, 真的覺得彷如舊地重遊,  真是不可思議。 有人說, 這是前生的經驗重現。 我不知道是否真有來生? 但至少我是不相信的。 我最可怕的夢, 就是常常夢到去廁所, 弄得滿身污穢的夢。 芬芬說, 這是我滿腦爛主意的關係。

其實真實人生的經驗也和夢的性質一樣的。 因為您的一切行為, 無論喜怒哀樂, 感官經驗, 一旦過後, 就煙消雲散, 水過無痕, 即使有相片, 物證存在, 但是意識上, 感官上的那些經驗, 一過就失, 與夢的經驗有什麼差別呢? 比方說我們去旅行了一個地方, 回來之後, 所剩下的感受, 只有留下記憶, 與夢都是一樣的。 也難怪我們常說人生如夢了。我在學校時, 修過心理學, 精神科學。 後來也零零碎碎地讀到一些有關的資訊, 但我還是一個外行的說夢人。 以下只是以自已的經驗, 加上道聽途說的一些說法,拿來談談:

在我昨夜的夢中, 我發覺我在做夢, 這是夢中有夢。 在我的經驗中, 我曾做過三層次的夢。 就是在夢中告訴我的朋友, 描述我做過的夢。還有在昨夜的夢中, 我知覺到在真實生活中已過世的祖父, 父親竟然還年青活潑, 活在夢中, 知道自已在做夢, 並且有邏輯思考, 要照相存證, 這是一種清醒的思考能力,在夢中仍然存在的證據. 這兩種情形, 就是所謂的 “ 清醒的夢” (Lucid Dream) 。 這”清醒的夢” 現象, 已經被腦生理, 精神, 心理學界重視並加以深入研究, 甚至延伸到成為用來增進記憶力, 幫助學習, 加強難題解決能力的實用科學。

       儘管夢中的故事, 好像經過很久時間, 但據說夢是很短暫的。 夢有時是與白天見過的事物, 或所想的事或難題有關。 有時是在睡眠中, 聽到的聲音, 觸摸到的感覺, 或身體感官上的感覺, 如尿意, 呼吸道不順等等有關。但也有很多無中生有, 天馬行空, 做夢的人想不出原因的。不過，夢的解析則在精神科學上一直受到很多專家的研究及臨床應用。

不管記不記得, 據說, 假如不在夢中醒來, 這個人就不會記得做夢。 既使在夢中醒來, 知道做了夢, 假如翻個身又睡了去。 那麼, 這個夢的細節也會不記得了。 所以每次我做了有趣的夢, 就要馬上起來, 在紙上寫了下來。 如果天己亮了, 就把芬芬搖醒, 說夢給她聽。只有清醒的整理, 才能把細節記憶下來。 芬芬常常怪我說, 我自已夢中得意, 她卻是沒有參與其中的受害聽眾。 所以有時候, 也夢一些與她甜甜蜜蜜的事, 加油添醋的告訴她, 讓她覺得在失眠受罪中, 也有一點值得的地方!!  。 她也常常告訴我, 下次在夢中再跟我的 ex-girl friends 見面時, 她也會跳入我的夢中, 去看看她們, 也許她們也可以成為好朋友。真是一位寬容, 自信, 有愛心的好妻子。

說到 Sex 與夢, 二十世紀風行一時的佛洛依德 (**Sigmund Freud** 1856 –1939),就認為幾乎所有的夢都與性有關。 尤其他在生的時代 的十九-二十世界之間, 在當時的社會中, 性是被壓抑的。 所以他認為性的慾望常常會在夢中表現出來。 在他 “原始文化中的夢”(The Dream  in Primitive Cultures” 一書中, 他認為夢中任何類似容器的物品, 都是代表陰道的象徵, 如箱子; 盒子; 碗; 房間; 隧道等。  同樣地, 所有長形的東西都代表陰莖。 如棍子; 刀; 鉛筆; 煙囪等等。 他更進一步地推論, 任何精神, 行為的異常, 也都與性經驗, 性壓抑有關。 這個理論成了心理分析(Psychoanalysis)的重要一部份。 真不幸, 在台灣, 我也成長在那被壓抑的60-70時代。

夢中是有官能的感覺的。 夢中, 有時會看到色彩; 聽到聲音; 觸感到肉體; 物體。比較少見的, 還有嗅覺及味覺。 我自己有過一, 兩次這種享受色香味美食的經驗。 最喜歡的夢, 當然是夢到有美女同床, 如果, 各種感覺都有, 那更是夢昧以求的美夢。不過,  往往美夢醒來, 發現手指觸摸的竟是鵝毛被的套子而已。 據說這種精彩的夢, 還有官能上的高潮。它的程度與反應與真實情況, 都非常相似。這種現象也有科學實驗的證據。 可惜我個人可能運氣不好, 或者先天不足, 後天失調, 從來沒有這個經驗, 以後更不可能了,真是人生一大遺憾!!

References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http://en.wikipedia.org /wiki/File:Flaming\_June,\_by\_Fredrick\_Lord\_Leighton\_(1830-1896).jpg

<http://www.dreamsnightmares.com/index.html>

<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Lucid_dream>

<http://www.dreamsnightmares.com/sexdreams.html>